

# 岳麓山,桃花岭

王跃文



我刚到长沙时,岳麓区还叫作西。我住湘江东岸,长沙人谓之河东。西在湘江西畔,长沙人谓之河西。五一路从老火车站起头,一箭笔直射到橘子洲大桥,过了湘江,再住深处去,就到了蔚然横亘的岳麓山。长沙山、水、洲、城的气脉就这样贯通了。

我那时还没学会电脑写作,白天忙公事,爬格子写小说只在周末或晚上。周末双休制正试探着执行,一周单休,一周双休。我很渴望每周都是双休日,多些时间写小说。那个夏天,我正在写中篇小说《秋风庭院》。暂住的斗室热得凳子挨不得屁股,人坐下去就张张嘴喘气。提起笔来,落纸不是墨水,而是汗水。有个周末,我背着稿纸上岳麓山。行至半山亭,风过林响,鸟鸣啾啾,心里顿时清凉。我在半山亭坐下,背靠亭柱写小说,阳光斜照在稿纸上,金晃晃的有些刺眼。偶尔闭目沉吟,便有两朵金龙在眼皮下的暗红里游动。那时我并不懂得保护眼睛,不知眼睛是不能过久盯着强光的。写起小说来,我脑子动得比手快,只好龙飞凤舞地写。初稿上的字,别人是认不得的,我便晚上再去誊抄和修改。半山亭内并无石桌,只能以膝头为几。游人过亭,三三两两,老老少少,或有驻足观望者。我写得忘情,视若无睹,只顾沙沙走笔。写到得意处,我会笑出声,或情不自禁摇头晃脑。游人以为我疯了也未可知。这部中篇小说是《湖南文学》黄斌先生约的,后来发表在获得1995年7、8月合刊上。次年,小说获得《小说选刊》组织评选的全国最佳中短篇小说奖。

那几年,我陆续写了六部与《秋风庭院》相关联的中篇小说,先后发表在《当代》和《人民文学》上,最后结为长篇小说

《朝夕之间》出版。这些小说的很多文字就是在岳麓山上写的,有时是在半山亭,有时在爱晚亭往上一带的放鹤亭,有时在岳麓书院前的吹香亭。放鹤亭我最喜爱,素朴雅致,气态安闲,仿佛一位饱学先生,旧衣旧鞋,清清爽朗,立于清风映边上。放鹤亭中间有个方石墩,刻着“放鹤亭”两个大字,据说是为了纪念曾经的山的长罗典。放鹤亭游人来往最多,却大都脚步匆匆,奔爱晚亭去了。我便安坐其间,埋头写作,有时还把石墩借为书几,也不管罗典先生允不允许。

岳麓山是有灵的。我不敢惊动岳麓山上的前圣先贤,但岳麓书院里的古樟怪柏、麓山寺的六朝神松、爱晚亭前的翠竹红枫,也许皆见过一位年轻人,或低声吟哦,或俯首沉思,或摇笔疾书。《朝夕之间》里有位离休多年的地委老书记陈永栋,长年半闭着眼睛独来独往,每日清早都在大院里舞太极拳。老书记去世前写下遗嘱:全部积蓄四十五万元交作党费。众人如此,莫不感佩。我描写陈老的外貌和性情时,模拟了在麓山寺前屡屡遇见过的一位老者。有天,我坐在麓山寺前写小说,只见老者,不僧不道,长辮垂背,手秉宝剑,半闭双目舞太极拳。我初以为老者是疯子,却见他舞起剑来威风凛凛。我目不能移,待老者收势定定,忙趋上前试与攀谈。老者却双目低垂,转身下山去了。那段日子,我常常在麓山寺前遇着这位老者,却始终未能同他搭话,倒是将他的身形写进小说里去了。

几年后,我终于卜居河西,向岳麓山又近了些。我居住的地方叫咸嘉新村,选择这个地方住家,大半是为它离岳麓山近,距闹市远。站在屋顶花园举目望,

远近皆是绿意葱茏的小山,仿佛画家笔下的青绿山水,随意一拖一带,都是气韵。田野边美人蕉红黄连天,松竹深处隐现着村舍人家。我的所谓“屋顶花园”,只是房产推销的噱头,不过就是个露天大阳台而已。我好种花木,把阳台侍弄得好似小花园。我家的三角梅翻悬到阳台栏杆外面,花开时节火红欲燃,引得楼下行人登楼敲门争看。

眼看着四周高楼拔地起,咸嘉新村很快又成了闹市。热闹起来的咸嘉新村倒也闹中得静,生活设施极是方便,但我心里总恋着山野气,便又向着离岳麓山更近的地方搬了家。我现在的陋居背靠桃花岭,面向梅溪湖,前湖后山,绿意扑人,甚是称人心意。桃花岭本就是岳麓山伸出的支脉,为修西二环公路劈开了。我每同朋友说起桃花岭好,便说:“桃花岭其实就是岳麓山。”2022年,岳麓山新修了西大门,正对桃花岭,看着岳麓山同桃花岭不又连起来了?

冬日清晨,太阳从桃花岭上升起来,热热闹闹照进卧室。由春往夏走,天气越来越暖和,太阳也慢慢移位。待到酷暑来临,太阳就照到别的地方去了,我的卧室竟到了阴凉处。从客厅望去,一湖青蓝横陈,阳光下碎金辉映,晃人眼睛。若是晴好秋日,傍晚时分,西望天边腾腾一片夕阳,冶铜熔金,绛红烟紫,无限光色流泻湖中,水天相映,绚烂至极,也奢华至极。梅溪湖四季好花,春来桃花如海,夏天紫藤垂地,秋时桂香袭人,冬日梅花幽寂。爱花的人,恨不能时时守在湖边,寸步不离。我的陋居湖湖的窗前尚有一奇,湖边往湖心柔柔弯出去两座小山,以一石桥相连,桥上桥下水如圆镜,青山白水若青白二鱼,环抱依偎,仿

佛一个大太极图。我每日晚间散步,要么上桃花岭,要么走梅溪湖。走梅溪湖,环湖有时觉得太远,散步总要走回头路。心想,湖心有座桥就好,人们爱走大圈也可,只走小圈就跨桥而过。不多久,居然心想事成,湖心真建步行桥了。从我家门口上湖边栈道,一路绿草茵茵,花木扶疏,风荷轻举,清波粼粼。过桥到节庆岛,或略作盘桓,或径自前行,再上北岸往东走,刚好万步归来。

我写《家山》是在咸嘉新村动笔的,先写了三几万字。家搬到桃花岭下梅溪湖畔,我对原先写的却不满意了。于是,另起炉灶,重新开笔。人物和故事有些是先前写过的,小说的结构和语言却变了。我偶尔写到笔钝,赶紧出门走走。桃花岭上见到的香樟、松树、麻雀、乌鸦,都会到我笔下。岳麓山中,桃花岭上,梅溪湖边,初春的樟树林新叶,极是称人心意。成鸟雏鸟翻飞,正是在《家山》里写到的样子。《家山》的笔墨具体而微,庄稼树木,五谷六畜,花鸟鱼虫,皆称其名。《家山》里写到的风物,岳麓山、桃花岭、梅溪湖及附近乡村,都能寻到。

2022年12月2日凌晨3点58分,《家山》杀青。我木坐良久,心里一跟小说中的人物道别,不舍而怅然。我在床上倒了一会儿又起来,曙色渐明。拉开窗帘,桃花岭间霞光万道,一轮红日正冉冉而升。望着窗外桃花岭,恍如家乡雪峰山飞抵眼前。梅溪湖上起起落落的水鸟,也让我联想到家门口的溺水。我到长沙已二十九年,竟有二十三年逐岳麓山而居。不管长沙再怎么长大,我会永远住在岳麓山桃花岭下。岳麓山,也是我的家山。



中国画家(兰亭雅集)王雪君画,作者王雪君



# 散文的门槛

罗伟章

我喜欢散文。我在散文里寻找低调的声音。读,是跟朋友说话,哪怕这人在千年之远,在万里之遥;写,既是跟朋友说话,也是跟自己说话。我们的散文概念,像杂货铺,像储藏室,其他文体不能涵盖的,都往里塞。我们的散文美学,主张真情实感。你的起居坐卧,吃喝拉撒,走亲访友,书信往来,日记随感……总之,你的日常,你的白天黑夜,你的五官、体肤和心,都被生活浸泡着,一旦为文,就是散文。对小说家来说,去纷繁复杂的人世搏击一番,回到家里,换上拖鞋,沏杯浓茶,坐在躺椅上闭目养神,也就由小说变成了散文。

可恰恰在这个时候,我们看到了当下散文存在的问题。不是每一种真情,每一种实感,都值得去书写,鲁迅所谓“选材要严,开掘要深”,既适合小说,也适合散文。从现实考量,或许更适合散文些。前些天,我去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开会,从事散文研究的专家有一个共同感叹:散文的门槛太低。是说,某些散文作者,几乎没有为文的讲究。买个菜写一篇,散个步写一篇,会个朋友写一篇。这些不是不能写,而是,既然是文学,文学所要肯定的价值,所要张杨的意义,总是需要的。如果没有这些,散则散矣,却不能称“文”。

曾经有好几年时间,我订了一种文学刊物,后来不再订了,是因为那刊物常常大篇幅地登载老作家们的书信往来。都是:寄来的书收到了;我正校对旧日文稿;你的血压降下来没有;我孙子考上了博士……落款要么是在国外某地,要么是“于病中”。这些资料性文字,对他们的传记作者或许有用,但对普通读者,既不能共情,也不能获取一星半点的智慧之光,订阅费钱不说,还浪费时间。

散文能不能虚构,曾作为一个话题供大家讨论。“情”不能,“感”可以。文学的“实感”,不止于经验。比如,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,写的不是实感,是心象。既是心象,为什么不能虚构?而既然是心象,又怎么能够虚构?孙悟空完全变个模样,非但出言不逊,还出手打伤师父,这不是虚构,而是锐利地潜入人性深处。当然这是小说,小说可以曲笔,可以展现出正大光明的隐私,散文则没有这种方便。它一开始就把创作者逼到墙角,射灯照过来,让你坦陈内心。

杰出的散文作家,不是别人逼他,是他自己逼自己。他坐在屋子里,孤独地面对自己。射灯是没有的,如果有,也不是来自外部,而是来自他的内心。他把自己照亮,让自己成为光,然后再去照亮别人,照亮远方。照亮自己是首要的,也是艰难的,他必须凝视自己的人生,看见尘埃和水垢,并耐心地打扫和清洗。在这样的过程中,他有一些喜悦,也有一些沮丧。喜悦的是,自己变得洁净了;沮丧的是,变得洁净之后,自己是如此渺小,如此微不足道。而看见这些,意义就已经诞生。这不仅是情,还是自我审视之后的智。我们由此会发现,情到深处,本身就是智;智到深处,本身就是情。

前面我说,我在散文里寻找低调的声音,这意思并非排斥激情飞扬的散文。在我的阅读库里,单就散文论,不少都是激情飞扬的。然而我照样觉得它们是低调的。作家的气质,作家的才识,作家的胸襟,作家的洞察能力和语言能力,特别是作家的自我审视,都会生成文字的宽度和厚度,让人情动于中,思沉于内。在这点上,散文和小说几乎没有区别。

说起办爱心粥铺的初衷,老李说:“有一次,起早外出谈业务,三九天特别冷,车出了点故障停在路边,见一名女环卫工在干活,眉毛上都是白霜。聊几句,她说了完活,大冷天就想喝碗热乎乎粥。还有,我居住的小区,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,独自生活,手脚不大利落,做饭困难。小时候我家困难,读书时没少得到好心人的帮助,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我与妻子商量,办了这免费粥铺。”

粥铺开办初期,只限环卫工人和孤寡老人用餐,后来扩大到今天的用餐范围。每天来喝粥的有五六十人,主要还是环卫工人和附近的老人。我跟着老李来到厨房里面,货架上有两个牌子的面粉,三袋盘锦大米、两袋五常大米,还有一些小米。老李笑呵呵地说:“这些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,还没吃完呢,就有人送来。厨师们帮忙做义工,不要报酬。房子是我自己的,不花钱。剩下水电费,买点青菜,小米小去的,没几个钱。”

阳光透过窗户,洒在餐桌上。以环卫工人为主的就餐高峰过了。老赵说:“咱们把米粥和馒头热热,再拌个豆腐咸菜,老人们该来了。”说完,老赵、小赵还有老李,又忙了起来……

# 江北的早市

朱明东

意不要钱。你看,自产的黄瓜带着刺开着花儿,水灵灵地诱惑着人们的眼;大辣椒、小青椒闪着绿油油的光,似在骄傲地宣告辣的誓言;一捆捆小白菜和小葱,白里夹着绿,绿里生着白,如天然的翡翠;那紫得鲜亮的茄子,那胜似红灯笼的西红柿,还有花菜、鲜藕、冬瓜,眼巴巴地看着过往的江北人,盼着能被多看上一眼,多挑上几斤,多买上几两。

一阵酒香飘了过来。前面,七八个大酒坛子一字排开。每个坛子上都贴了张红纸,写着大大的“酒”字。卖酒的小哥大声吆喝。几个老汉不约而同围拢过来。一个问:“不上头?”一个“哼”了一声:“不上头,那是白开水。”另一个直接拿起一旁的小酒提,就往一个开了封的坛子里舀:“酒好不好,尝尝就知道。”卖酒小哥脾气好:“对对对,你尝尝吧,尝好了也好帮我做个活广告。”酒香越飘人越多,闻酒的、品酒的、买酒的络绎不绝。

卖酒的旁边是卖豆腐的。老黄豆腐是老品牌。自打老黄去外地养老,他的女婿就成了老黄豆腐的传承人,几年的勤学苦练,几年的磕磕绊绊,老黄豆腐的牌子总算没有倒。早市上卖豆腐的不只老黄豆腐一家,都是卤水豆腐。赵钱孙李,人不同,豆腐也是一家一个味儿。若讲站得稳立得住叫得响,只有老黄豆腐。块大敦厚,不塌不垮,不渣不涩,没有豆腥味儿,鲜嫩柔滑中还略带淡淡的甜。没个佳品行岂能修炼成早市上大家的最爱?

最有烟火气的还是小吃区。大麻花、油炸糕、酥油饼、玉米饼,这个糕、那个点,还有各种风味的粉啊面啊,麻的辣的,都热腾腾、香喷喷地让你满口生津。最冒胃口的要数老庞家的水果子和豆腐脑。每逢早市,老虎都用新油条炸大果子,要的就是嘎嘣脆、鲜香酥。老虎媳妇做的豆腐脑白嫩软滑,一勺辣椒油、放一点韭菜花,再撒上一抹香菜叶,那滋味不单单美了胃,更暖了心。不论贫富还是富有人,只在此待上一会儿,随便吃点什么,包你能品出人间最朴素的美味。

早市是逛出来的。这逛,也得分三类。一类是逛需,买回几斤菜、几斤瓜果,不拖泥带水,买完就道回府;一类是逛闲,不买东不捡漏,溜个弯饱个眼福,只图个乐儿;还有一类,权且当晨练,不在摩肩接踵中挤一挤,不闻一闻早市上的新鲜甜,浑身不得劲儿,一天不踏实。

早市便利了江北人的生活,也蕴藏了江北人的盼头。一年到头,每周一四六就早上几个小时,风雨无阻,雷打不动。它陈列简单,拆装灵活,经营时短,不抢各大商场和超市的风头,更不挤占江北宝贵的空间。在江北人的生活清单里,早市位置虽不靠前,却从未受冷落。

江北的味道里有朝阳的气息,更有江北人用心生活的滋味。

太阳刚升起,哈尔滨江北的早市就睁开了眼。过高架桥桥洞向北没多远,一辆农用四轮车“吱吱”一声停在路旁。一对中年夫妇从车上下来,男人打开车箱,卸下时令蔬菜,女人则在马路牙子上铺起一大块塑料布,再麻利地往上摆放蔬菜。正摆着,卖小百货的老张头来了,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支起一个不到两米宽的摊床。接着,卖水果的李大嫂到了,其他摊主也陆陆续续地来了。几个人一顿忙活,寂静的街道转眼成了热闹的早市。

在江北,集叫赶,市叫逛。赶,是为了需;逛,是为了品。“需”自不必说,单说这个“品”。除了品尝和感受人间烟火气外,就是要在逛早市时品出一种散淡、一种轻松和一种从容来。晨曦映照江北大地,江北人纷纷走出家门,奔向早市。近的小区就到,远的还要开车赶来。此时的江北早市,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从日用百货到农副产品,从古董旧货到时尚工艺,从吃喝零买到服装鞋帽,只有想不到的,没有买不到的。吆喝声、说笑声、嘈杂声,在江北的早市上一浪强过一浪。

瓜果蔬菜是早市上的主角。江北人爱逛早市,多是采购购买蔬菜。天下滋味早市知。食在人间,哪家哪户离得了吃?瓜果蔬菜的卖家多,竞争也激烈。你家卖瓜,他家也卖瓜,你家从省外进的货,他家在城外有大棚。瓜呀,果呀,都较着劲儿比着鲜,你圆我润它香甜,谁也不比谁的差。价格不贵,任你挑任你选,不满

## 遇见

## 暖心粥

车承金

来到爱心粥铺时,天刚亮,太阳还没露头。一下车,一股寒风袭来,脸上刀割似的。一下车,一股寒风袭来,脸上刀割似的。一下车,一股寒风袭来,脸上刀割似的。一下车,一股寒风袭来,脸上刀割似的。

掀起棉门帘,走进屋,热气扑面。只见右边是餐厅,五张长条桌,能坐下一二十人的样子。左边矮墙边放着两个粥桶。我掀开桶盖,粥香扑鼻。一桶是小米粥,金黄金黄的,另一桶是大米粥,雪白雪白的。桶边有两盆拌好的咸菜,一盆芹菜,一盆芥菜疙瘩。

矮墙里面是厨房,两个大蒸锅冒着缕缕热气。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,一个低头揉面,一个低头切菜,看样子两人都很忙。

“环卫清道工、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、贫困残疾人、农村进城务工人员、各类困难人群……我不在免费喝粥范围呢。”我看着墙上红纸上写的免费就餐范围,嘴里念叨着。切菜的女人转身打量我说:“第一次来吧?自己拿碗盛粥,随便喝,不在范围内也不向你收费。”说着,她随手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盆,把切好的海带丝收到盆里,加几勺精盐,用筷子拌好放在矮墙上,问道:“馒头差不多了吧?”揉面的女人说:

“差不多了,捡出来吧,蒸一锅。”正说着,进来三个戴棉帽、穿棉袄的女人,帽子上挂着白霜,棉衣外面套着橘黄色马甲。打头的女人摘下帽子,搓着手说:“这天,真冷啊!”看这身打扮,我猜她们是环卫工人。

一问,果然是。三名环卫女工,一名姓王,一名姓李,一名姓杨。我洗过手,盛了三碗粥,端到她们面前:“喝碗粥暖暖身子。”高个子小王说声谢谢,接着问我:“以前没见过你,是新来的义工吧?”我笑了笑,说:“算是吧,临时帮忙,只今天一个早晨。”她笑着应道:“热乎乎的粥,喝一口热在身上,暖在心里,我们姐妹把这粥叫暖心粥!”

小李接过话茬:“我们每天凌晨四点多出来干活,抡着大扫帚,干活时没感到冷,扫完停下来就冷了,特别是后背冰凉冰凉的,又冷,又累,又饿。”停一会儿,她指着碗里的粥说:“你看,这时热乎乎的粥值好了,还是免费的,喝上一碗,是不是特别暖心?”

此时,陆续有人进来喝粥吃饭,人多了起来。主食是粥、馒头,配的是三种小菜。顾客自己盛,吃多少盛多